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衛次公子沐

鄭綱綱子德

齊德子

韋處厚

崔群

路隨 父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蒼卒召學士鄭綱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綱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

制次公與鄭綱同處內廷多所匡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爲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年淳華進真實不爲時力所播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綱善會鄭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簡于朝徵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不追之遂出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寮節操超尚始終如一爲衆推重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綱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綱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高名如張參蔣又楊綰常袞皆相知重綱擢進士第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鄭綱弟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官職十三年小一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宣下綱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取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綱又能守道中止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字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情木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翦決首是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拜太子少保綱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

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為誦論名理之
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
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祇德祇德子
顯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
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
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
二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顯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
宣宗代追感恩過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
下上剛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
句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
白上樹海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
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
六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局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底境象非曾到
微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亭筆不停石

露白上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嘗思入冥御鑪虛仗馬華蓋
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闕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
亦卒

韋虬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
厚時憲宗嘗以名處厚幼有志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
次既而復為京兆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
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垪以宰相監修國史奏
以厚為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韋貫之所
重厚自之以謙多不合言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
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
士厚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請他門
士厚自京兆出為馮翊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
刑中穆宗嘗以厚為馮翊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

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
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返害為簡者至煩乃取其
所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
處以重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
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
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緡帛銀器
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
成許一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
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
年進上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
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
過可書無庸可數今群黨得志讒嫉夫與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
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
自古帶上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

之過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雪條取念舊志
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
所欺如此猶為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
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
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
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
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
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
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
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官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
器四事寶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
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
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

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
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
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
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繼仲尼選
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
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
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
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相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
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
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恆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
楊益兩浙索哥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
其奏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
間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
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蕃教行焉是夕詔命制及

踐祚禮儀不暇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
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
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
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
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
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
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
在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
政肅肅又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
常獨論大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
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
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
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
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

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
解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
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勳高
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
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
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
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
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
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
多遺劄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
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
及駁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
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
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

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
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
除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
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在內職常以謹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
狀並取崔群連署然與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
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
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
儲或命群與澧王作讓表群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
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
罷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群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

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侍郎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
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姨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
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
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
止元兇其妻近屬僅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
娘詔出於郿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
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
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年乃曰朕將
屈法放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遠令中使宣諭如待正
物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
急於盜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為進奉處
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
請却賜木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鏞陰結權倖以

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危在
出今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
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
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鏞深恨之
而憲宗終用鏞為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加孝德兩字
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鏞所構憲宗不樂出為湖南觀
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昇儲位
知卿為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
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
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為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
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為

智與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欽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沖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

裳濡血以染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替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之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請執哀訴裴均李蕃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必及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饑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儵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

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負外郎自補闕至司勳負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即中賜紺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廢著六經去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錄復命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除刑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覺隨代病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兄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

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疾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竈之言及第五倫搃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

候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
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
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
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
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
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
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
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隨有
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庭匡益自寶曆初為承旨學士即參
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與攘臂於其間李訓鄭
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
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綱韋處厚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節身致位崇極
兼之忠謹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綱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
聊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
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蕪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字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官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然亦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

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
按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
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
狀丹貳澗封溪斜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
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突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祇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

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
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
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爲車細木爲桷榑檀侏儒椳闑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藪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如卓犖爲傑校短量
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較環天下卒
老于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
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進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常金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據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暫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錡凡鄙近者錡還省父愈爲序錢錡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中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仍賜金紫准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愈爲第一勲不平之懇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

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拈香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闢壽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官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並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若幼奔波垂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禘剗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拜辭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乎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

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
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
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悴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魘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
窮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在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剋不綱孽臣

糾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夫
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
聲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
過惟痛窮天死不問日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
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
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
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鏘惡愈猶
直地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秋水有鱷魚外而化長
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
豚一羊投之秋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
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上哉
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鷹豕以
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
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
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
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况之夕有暴風雷起於秋中
數日秋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
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
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
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
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
臺叅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偏
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
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
貞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
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
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者焉而觀
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
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
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
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以賁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
諱辨今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
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

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文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

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上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吐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叅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朔比之大祠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

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
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
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
名臣躬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遵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
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
饗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其子違
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
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
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為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
招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

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由
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
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
宿於廟然後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
上儀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寮可
以庶考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
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
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翔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
其學而張其激者故文不遜翔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
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
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
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
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
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
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剛
節足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
以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此
天下考功從之幸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
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
張燕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
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
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相嘗將此

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相者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
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元桂
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
七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
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宇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
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
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脩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
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實客中有爲悞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
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以表狎元
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叅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
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
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
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大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洙。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韋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罷官。韓臯馬籍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

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州。州人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俳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先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居吉地。多徙五嶽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患。且相守湘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嗚呼。大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文。相差與凡器同列。密啓其評。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伎心失恕。陰譎最大。此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

可巫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
 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
 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
 居人亦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為死別
 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為人子每事
 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
 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
 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
 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
 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
 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及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
 道士植紅桃滿觀如燦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干
 今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在兔葵鷺麥
 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上

和搗之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而度劉郎
 其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斐
 之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
 中書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
 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
 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咸劉夢得詩
 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
 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作與
 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茲多太和三年春
 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二十八首其餘乘輿杖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
 男崙即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
 嘗戲徵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公詩

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黃若 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為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為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為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為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爽高祖胡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宏辭授校書郎監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

叔文章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六月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瘴疴嶮堠厄蘊騷人之鬱悼為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邵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具方便為求決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鄉洛陽丞父樹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
入等為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為從事後累佐
使府皆以叅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為
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
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
權使尋為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竟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
位韋處厚執政且以登汰浮華登用藝實為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
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
翱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儉燥處厚以激時用頗不
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
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
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
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廢其業
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還
道仁義有志於持世軌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
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貞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穢雞斷尾害馬敗羣
術塗自噬劉柳諸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進 弟光彥

烏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仲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 孫積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為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

北節度使來泰初進封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
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
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
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
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
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勳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洛州
刺史克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
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洛戰汨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
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
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
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悉以家
事母卒光進泣盡光顏使其妻奉管籥家藉財物歸于其妣光進命友
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
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
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
隨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
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
史克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
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
於是引兵臨澧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
墜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
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
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
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
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
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澧河平其柵
劫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

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澗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
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頴
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
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
未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頴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
憲宗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
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
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
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鄆
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
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鄆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
顏許之而以鄆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
於鄆城令董昌齡母素誠昌齡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歎于光顏
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

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
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
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
爲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
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
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一見悅惑而
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今公德公私愛憂公
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日
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
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
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
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
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
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

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兵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今重胤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羗乃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

進將郝玘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誼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志曲爲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真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謙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異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屯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

司徒汴州李宥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
以宥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
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
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
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瓘與從史軍相近承瓘與重胤
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
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京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
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
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
端者過潞河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樹齧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
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
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
職及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

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
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
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
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
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儀賊方憑凌未可
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
兼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為天平軍節度
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
孩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
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
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
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為祭醑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
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

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沆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為牙門將及沆卒子壻田俛迫脅沆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沆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為不足卿速歸便宜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駟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澗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澗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犄角進攻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

兵戍于邠以沛為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亦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亦亦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充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鶩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暮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子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為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刃若不行賜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為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為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為帥乃依虔休累為昭義大將吐突承

璿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璿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已與從史厚善竟出為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為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為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愬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為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為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大和初討李同

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郟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叅軍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羗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今元卿少孤慷慨

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游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
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
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
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兇黨
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
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老諸將皆飢寒今須布
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大
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
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
道抽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圻一
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
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政授光祿少卿
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
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勅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

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
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事生故罷前命而改授
焉是歲旣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
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
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
徵爲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
并具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
史涇原滑節度觀察等使兼克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
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健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
尚書營田使復加使號凡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
史克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
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觀察
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
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

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爲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僞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淮爲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局鑄悉盜用之旣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賊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旣平淮西下詔誅師古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

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郟立大功轉危爲安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郟圍其內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劾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

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克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克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請引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共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受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為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偽以亂真者匹夫

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為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色安敢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令喧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實本不是偽臣虜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止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為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巨亦令潛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惟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其偽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舍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偽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二年卒大將郭誼

等匿喪用其姪積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
奏請劉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
說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
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稹傳首京師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
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
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皆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
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積
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
用沔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洹曲其部下乘驛即戰號驛子軍
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驛軍接戰必冒刃陷
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
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効大和
末河西党項羗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首渠移授振武節度使

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
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
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
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
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
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
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
積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
李彥佐等克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克潞府北面
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爲鄭滑節度使進位
檢校司徒旣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爲忠武小校從
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
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
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

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隸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為裨將累立破羗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

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授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二部落兼契苾招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眾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帳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今徐帥李彥佐為潞府西南面招

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不為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
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
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
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
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積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
斬積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積之叛郭誼為謀主今請斬積
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
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
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
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軌讓家權於主婦
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
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

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為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為而劉惔自恃
太尤世邀續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
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已知不為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忠必殄爾宗
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潘孟陽

李脩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正甫子毅夫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為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為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鹽鐵轉運

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夫人望罷為大理卿三年出為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為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為人主所薄如此李脩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士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

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為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為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灊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輻輳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輻輳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用兵則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罷之逢吉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為之側目時府帥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為殷阜乃以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為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為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為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為吏所誣各答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為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為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為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乃以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訾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過室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遂器用不弘僻於聚

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為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號果有智筭用為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隸隣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群盜之功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福刻不能馭衆為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既集華喻之曰吾授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無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

害王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華惡沂之地福請移理於交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鹵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鄆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昇交海為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亦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介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介亂介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為難贈司空

華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志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

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頔鎮襄陽辟為賓佐嘗因言政而刺頔之縱恣入朝為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陳頗以朝誚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為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其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勅出人不數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為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穰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

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畫教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為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為非當博士權安請謚為謬竟不施行

鄭權榮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馱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權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為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

年代李遜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爽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續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爽宗爽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爽之寃為權誣奏權降受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而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勸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盧士攻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合闡始為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已復請析瀛漠兩州用士攻為帥朝廷一皆從之士攻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漠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宿介繫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漠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攻檢校工部尚書充瀛漠節度使士攻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為其下陰道克融之兵以潰士攻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攻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為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段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全義為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

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戌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為賊所敗于小澗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浣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以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馮賊於澗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為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澗水縣賊距澗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澗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

之辭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
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
家恩德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善奏即下制洗滌如其
解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
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
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為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
大矣何必殺人乃為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
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
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
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
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
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
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

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
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
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
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
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為唐鄧隨節度使
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
商陵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偽敗而退霞寓逐之不
已因為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
例徵為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為振武節度使入為左武衛大將軍
去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
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
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
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
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為佛寺上言請額為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

妾兒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渤海裔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曹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
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
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
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
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
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
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
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三年就
加檢校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存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
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
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理瑀徵爲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
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克和

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論者美之
睿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
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
田主簿爲藩鎮名公文辟裴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
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
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戎
旣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
所稱改革州刺史遷充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利州人戀惜遮
道至有解鞵斷鞵者理充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貞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直以書判
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
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
訪真真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
預巨咎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

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交蔡號蘇四部遷越州
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
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交州延英
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
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墻
常陷寇境臬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巨按舉
贓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泚
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頓
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
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
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
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
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莅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太和八年九

八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
人傑夫微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太和初
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監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
浙西劉鄩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
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
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
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
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
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鄩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
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
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

雪單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為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田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取也權璠長者末途其真雖牽於食貧純則偽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胤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孟簡 胡証 証子 澧 湘 崔元略 元略子 鉉 鉉子 沉 元略弟 元

杜元穎 禮 弘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 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簡能子知猷

孟簡字幾道昌平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誥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為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漬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

拜為給事中九年出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
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為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
時以為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為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為御史
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
物於穀城縣置郡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
為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
客少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
襄陽以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
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且
告簡賊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
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
史三年入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
歲父父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為有前輩風然溺於浮
薄教為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文登一子中繼登科其
正泮城辟為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出為御史中丞以母年高不可
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一子為堂書記檢校祠部員外
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
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
子入選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
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
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為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
年乞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
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
覲之禮官不能給召宦家子納資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
釐革儉受資費以絕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
上狀欲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接守漢
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戶部

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
衣乞免願効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
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
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
養重奴數百於京城脩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
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鍊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殷匿
陳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殷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
以狗時殷弟相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
室相惡之翌日殺凶問至而相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徵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
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
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
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
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

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
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
命之後若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
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
任中書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
風憲之望元略因入問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
中丞中書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外
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
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
史大夫以悞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柒阡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
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
略有中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
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
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

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免父事覃峻之名寶曆元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凡日爲橋道使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下置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賦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勅云元略不能檢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大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荆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庶子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于沉汀潭沂

沉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臯
謨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帖薛巽王湘等皆為臯謨判官分
督供饋既罷兵或以臯謨隱沒賊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
竟坎墮不達而卒子鈞劍鉅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
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宣
宗朝以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錯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
府元和中為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
與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
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
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
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

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重心多僻
務為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
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陷攻
戎雋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
兵大掠蜀城王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
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
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
為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筆顛
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遠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
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為鄉盜蓋蜀人怨苦之
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
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
馬紇于衆郢州長史盧弁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
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湘州刺史元穎弟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

嘗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
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
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為東都留守以弘禮為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
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
洛以脅朝廷弘禮為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
分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
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
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
亂改為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介反急詔追弘禮為河南尹兼御史
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介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
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
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使烏重
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為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
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
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
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
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
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
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
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
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
郎不解愁王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
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褰幃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
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
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工詩元

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贊曆中書制策其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專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闖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

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充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宰相宋申錫文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廉方雅爲政自聲跡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珣劉蕡裴夷直趙嘏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

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
渾瑊克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
中官中孚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
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
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乃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為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
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為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吾與
古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
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
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
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
簫可謂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
以外真真備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
帶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

鳳驚老肩曳長裾摠轡奉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筓倚天方比
劍沉水忽如鉗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齒
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
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
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
獻優詔嘉之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為監察
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
尹黎幹男熠經臺治父業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
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熠恃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
重華大曆元年勅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
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官中所無而盧
昂為史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大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

為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為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

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為監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為賓佐簡能與蕭儉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為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為監軍使所害簡辭弟弘正簡求

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賊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紕之官今為近輔刺史以賊汚用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二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刑洛磁二郡宰臣奏議

曰山東三郡以賊積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為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即命為邢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豪觀察等使徐方自智典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暮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於無諱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穎觀察等使卒于鎮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為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為記室入為殿中賜緋牛

僧孺鎮襄漢辟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
稹詔以許帥李公佐為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
以簡求為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為吏部員外轉
本司郎中求為蘇州刺史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為侍郎領使務昆仲
皆信顯列時人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為左庶子分
司數年出為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州
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
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
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
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
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
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
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
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咸通初以疾辭表章瀝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
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
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

知獻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為兩府
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脩撰轉員外郎出為饒州刺史入
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為商州刺史徵拜給
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
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大常卿工部戶部
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
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獻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
楷翰人爭模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
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
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為時所稱位終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
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

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
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潞府爲太原所攻
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戶部待
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
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
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
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
亡人如向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音取媚雖遭時
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
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爲鼎門非德及慶
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

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劉 昉 等修

王播播弟炎起

起子龜

李絳絳子璋瑱

楊於陵子景復

嗣復

王播字明敷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

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

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

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

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

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頗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

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

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巽領

鹽鐵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振舉朝

章自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
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
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
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
故法寺議獻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
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
璣以程昇爲江甯院官昇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
吳元濟令昇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
用事惡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昇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
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鎛貶播累表
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
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
播置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

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
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
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
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培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
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間啓奏言播有才上於
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
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
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
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
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
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閭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
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
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

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盤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任士行姦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机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適播子式弟亦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錄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為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以為監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微貶官起遂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為河南尹入為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為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為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帀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管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象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畜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為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歸郡檢視而補繕特為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為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

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
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
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
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元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
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
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幣祭
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證也又周
禮掌國之玉璽大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
神者記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
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
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為太子庶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
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為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
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山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
寓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
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耻之武宗即位八月克山陵鹵簿
使相密使劉弘送薛季稜懼誅欲囚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
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
昌元年從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
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
時人皆賞其精察狗公也其年秋出為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克山南
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齋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
有闕收鼎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
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
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龜竟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遠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疎散無用於時加以疾加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為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與貳宣歙及與鎮河中又奏為副使入為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

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蕞

蕞字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在洧鎮江陵皆辟為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為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與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為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為監察御史咸通初由舊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暮年之間武備嚴整時兗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為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微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為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

兵五萬皆為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勳守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其年秋賊焚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為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為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東整厓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充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瑒尚讓為宰相傳偽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平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城縱陣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

如此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王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
宋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武俊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
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既逐賊出關尤
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
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
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驛出軍乘
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驛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以朱全
忠於已有恩倚為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專恣其意
漸倨驛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全忠為
節度使時楊全孜在滄州聞驛之來訴於魏州樂元貞命赴鎮
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驛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
輿曳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矣無行竊所慕之
全忠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陌及驛行李至皆為所掠
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驛弟錄事官至成州

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寧邑父元善襄州
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
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
孜孜以正諫為已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
將革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
人積成 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
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
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
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
仍請翰林為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
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
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

唐傳百廿
其功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累碑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會從諫如順流固可以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况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非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

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誠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當面不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特加恩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覽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矧獨無何也絳曰此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璫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璫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璫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有絳憲宗察絳忠

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
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
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
本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
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
事伸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言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
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元致理天寶非
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聖人必居心亂生於肆志
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法時嘗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
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
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
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
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沒四海沸

騰乘輿徇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
河西疆削盡毗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
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鑒于化源實
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當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
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
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政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
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
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於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
悛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
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
不迨無以護失爲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
軍中言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
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
踴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

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
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
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
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
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
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
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
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
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鏘惡絳祇
以觀察命之十五年縛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
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
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充州刺史充海節度觀察
等使三年復為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為尚書左

事字非
葉校

伊州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立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
關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路四百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
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授從諫賂俱請
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問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
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
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勅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
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
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
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
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
幕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
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
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

衝鋒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叅廟筭出揔師于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歿瘁興歎措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藏良之慟聞計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禮沉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瓊瑱

瑄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薛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

山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為辰州掾曾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為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為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揔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

陝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後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絜已遂振無能柰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垍爲公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顥屯田員外張仲素大學博士陸巨等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顥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

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緣爲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于於陵請爲已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人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實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諡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復自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嗣復子授技拭爲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驥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訐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沒有餘裕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行已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于將雖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詔夏洋洋